

「妙小姐！」大衛問着：「八寶鴨」可比那「江春」。」

我從未在香港吃過。

「乾燒明蝦」可比

星期日兩點四十分，沈蕙家打電話來了。

「大衛，你說：『我們上海人所謂『三娘教子』」

「我夜飯吃，男女吃飯有你和梁先生了，別人不

能來。我們希望你早些代沈小姐。

「為什麼？」大衛笑着：「我

的牌比他打得好呢？」

「你若坐來。」馮太也說：

「我們上海人所謂『三娘教子』」

我要演一齣新戲 文·馬鈞

「妙小姐！」大衛問着：「八寶鴨」可比那「江春」。」

我從未在香港吃過。

「乾燒明蝦」可比

星期日兩點四十分，沈蕙家打電話來了。

「大衛，你說：『我們上海人所謂『三娘教子』』

「我夜飯吃，男女吃飯有你和梁先生了，別人不

能來。我們希望你早些代沈小姐。

「為什麼？」大衛笑着：「我

的牌比他打得好呢？」

「你若坐來。」馮太也說：

「我們上海人所謂『三娘教子』」

二七·B·B機突然响起

唐爺爺是個還玩遊戲的人，他一

走完兒

唐爺爺對孫兒說：

「阿旅，替我去看書房拿紙筆過來

，醫館大廳指著說：

「你若來，我會寫

，你若來，我會寫

，你若來，我會寫